

萧扬
◎ 著

大槐树

上海辞书出版社

萧扬
◎ 著

大槐树

DAHUAISHU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槐树/萧扬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26-2201-6

I. 大... II. 萧...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2345 号

统 筹 王圣良
责任编辑 费芝华
特约编辑 陈亚亚 周 蓓
美术编辑 何香生
封面设计 樊 琳

大 槐 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1.5 插页 6 字数 433 000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 000

ISBN 978-7-5326-2201-6/I·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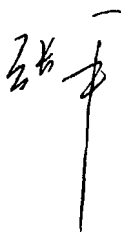
定价: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5842745

序

山西省副省长
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明朝初年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的大移民,影响巨大。几百年来,也由此演绎出无数悲壮凄美的人物和故事。每年从全国各地及海外到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的华人,难以计数。“寻根”遂成为华人特有的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体现。

洪洞大移民的结果,是移民带出了浑厚的移民文化,与当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交流、整合、互补,产生了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发展环境,对民族文化的演进,对民族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它是维系整个民族文化代代相传、民族和国家永不分裂的因素之一。

《大槐树》是一部反映洪洞大移民的小说,不是历史的浮现。历史知识的重新发现,或者重新阐释,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但历史知识的艺术呈现,是艺术家的事。人类越文明、越进步,就越应该用历史思维把握历史,也越应该用艺术思维把握历史影视文学,这两者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从来没有人去批评戏曲舞台上的时空是假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那

是艺术。所以也不应该要求影视剧、小说与历史完全吻合。混淆了历史思维和艺术思维的界限,就抹杀了审美创造与历史研究的根本区别。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就像《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因为小说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小说的审美价值也更符合人们的心理愿望与心理需求,于是,人们宁可相信小说,而不愿认同历史。这大概就是艺术的力量,同历史学、历史观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大槐树》这部小说题材很新鲜,很独特,有很强的揭秘感。它反映的精神是昂扬的,是一种移民精神,一种开拓精神和创业精神,一种大局观念、国家观念。同时,这也是一部极富传奇色彩的小说,围绕移民,展开尖锐的矛盾冲突,悬念叠出,跌宕起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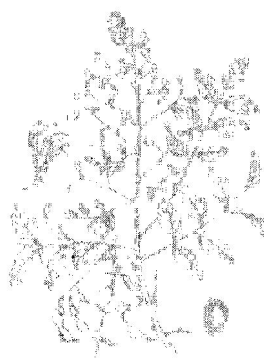
艺术地再现洪洞大移民这段历史,就是要让今天的人们看到历史上曾经的大移民,对于民族文化的演进和民族社会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所产生的活力和深远的影响,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相信会有很多读者喜欢这部作品,也相信众多读者会对这部作品作出更多的属于自己的判断与评价。



引 子	1
第 一 章	2
第 二 章	13
第 三 章	22
第 四 章	34
第 五 章	42
第 六 章	53
第 七 章	62
第 八 章	69
第 九 章	77
第 十 章	87
第十一章	96
第十二章	105
第十三章	114
第十四章	124
第十五章	128
第十六章	137
第十七章	145
第十八章	154
第十九章	161
第二十章	172

第二十一章	180
第二十二章	188
第二十三章	199
第二十四章	207
第二十五章	216
第二十六章	222
第二十七章	231
第二十八章	241
第二十九章	248
第三十章	256
第三十一章	263
第三十二章	272
第三十三章	279
第三十四章	285
第三十五章	294
第三十六章	301
第三十七章	307
第三十八章	313
第三十九章	322
第四十章	330
历史的回音	337
后 记	338





大明开国之初，历经多年的元末战乱和疫病流行，加之黄河、淮河连年泛滥，中原地区屡成汪洋泽国，以致土地荒芜，赤地千里，百姓万家漂没，灾民四处奔散，今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安徽等大片地区道路榛塞，人烟断绝。而山西因未经大战，兼之风调雨顺，人口颇为稠密，甚至一度超过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为了恢复农业经济，使天下人口均衡，太平富庶，明政府决定从地贫人稠的山西向沃野千里但缺丁少口的中原实施大移民，推行“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移民政策。

移民自然颇多艰辛，千里跋涉之苦，辗转迁徙之苦，筚路蓝缕拓荒之苦，若遇酷吏与贪官，侵夺渔利之苦更是雪上加霜。然自洪武年间起，经过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有明一代从山西移民逾百万，尤以洪洞大槐树为著。“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山西洪洞大槐树作为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其移民足迹遍及天下。所谓“无移民，即无有中华民族与中国疆域，亦无有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明初史无前例的山西移民壮举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而洪洞大槐树作为山西移民迁出地的象征，已成为山西移民后裔心目中共同的故乡。

第一章

DA HUAI SHU

11

大明洪武八年，一个大雨如注的夜晚。山东齐河县河神庙外，高坡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卫森严。忽然一骑马冒雨从远处急奔而至，只是还没到庙前，那马已经累乏倒地，马上的人刚要踉跄站起，卫兵已经把他围住厉声喝问：“什么人？”“烦请通禀，参将余扬求见。”他话音刚落，成国公大将军马荣的贴身年轻家将马成，已经闻声从里面迎了出来：“余将军可算来了，公爷正等着你呢。”余扬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与泥水，急忙应着往里走。马成一把拉住他，压低声音道：“小心点……”余扬一愣，连忙低声问出了什么事。马成道：“皇上命移民抢筑河堤，你误了期限，这是死罪。”余扬叹了一口气，赶紧加快脚步往里走。

大殿里灯火通明，成国公大将军马荣正满脸怒容地居中端坐着。此人为当今马皇后的兄长，五十余岁，剑眉凤目，长髯飘垂，气度颇为威严。在他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山东布政使衙门的左参政正低头跪着。“推出去，斩！”马荣指着他厉声喝道。立时几个亲兵一拥而上扭住了左参政。左参政吓得大叫起来：“大将军容禀啊。”

马荣一拍桌案：“送粮的期限已过了十日，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左参政哀告道：“大将军，黄河决口，连济南城都淹了，水深五六尺，下官实在是有心无力呀！”马荣冷笑一声：“好一个有心无力。你们山东不送粮来，让老子十万移民、一万军兵吃什么？拖出去斩了！”

亲兵们抓住左参政就往外拖，“大将军饶命。有粮食、有粮食……”左参政奋力挣开亲兵，跌倒在地连连叩首道：“回大将军，布政使丁大人在十几天前就命人去德州、滨州紧急调粮，不出两三日，粮食定能运到。”马荣闻言“哼”了一声道：“也罢，先留你这条小命。三日内如果粮食不到，定斩不赦。”

左参政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哆哆嗦嗦地赶紧起身退出。他刚退下，这边余扬也已经快步进来，跪倒在地，连称死罪。面沉似水的马荣喝问：“十万移民现在何处？”余扬头也不敢抬，回禀道：“末将已将他们安置在齐河和禹城。”马荣厉声道：“你晚到了八天，知罪吗？你虽是我的爱将，但法不容情……”

两旁知晓马荣脾气的一干随从武将，见状纷纷替余扬求起情来。不料余扬却头一抬哑着嗓子道：“回禀大将军，末将知罪，甘愿伏法。”

马荣听了，正有些诧异，却见余扬面带愧色地解释：“末将监管不力，不仅耽误了行期，而且移民刚到山东，就有一万余人趁雨夜四散逃亡……”马荣大惊，急忙追问移民的下落。余扬低声道：“末将率部众追捕了几天，追回九千多人。”马荣刚要发作，一旁的马成连忙开口帮余扬说话：“大将军，你也知道，缺粮少钱地押解移民可是件棘手事，移民暴乱逃亡，罪也不在余将军，余将军已经算是尽职尽责了。”

马荣叹了一口气，面色有所缓和：“死罪可免，活罪难饶。责打二十军棍。”余扬赶紧叩谢，继而禀道：“此次煽动逃亡的为首者都被擒获，请大将军裁处。”马荣目光冰冷地看着众人，斩钉截铁道：“此次移民是奉皇命，逃跑就是抗旨。传我命令，为首者当众斩首，再有敢逃亡者，全家死罪！”

此时南京丞相府内，右丞相张智正和几位官员议论最近的黄、淮水患。户部尚书忧心忡忡道：“大水还在涨，山东、苏北的盐场都被淹了，损失惨重。”工部侍郎问：“皇上近几年连连降旨，命河南、山东修筑河堤，他们为何不修？”户部尚书叹了口气：“山东、河南也有难处，战乱多年，加上瘟疫和洪灾，这两省人口稀少，能征调多少人修堤呢？黄河河堤自元朝就多处被毁，没有数十万河工是难以修复的。”说到这儿，众官都无语了。年逾四十、容貌清瘦的张智脸色凝重，一时也没有出声。

忽然听到脚步声，众人抬头，只见几个穿着便服的人走了进来，仔细一看却是皇帝朱元璋及几名侍卫，张智赶紧带着众官跪倒迎接。朱元璋虽着便服，却依然有种君临天下、不威自怒的气度。他摆手退下众人，只留下张智问话。

朱元璋担忧济南的形势，打算亲自前去巡视。一听这话，张智赶忙劝阻：“使不得。济南已成泽国，水势还在猛涨。皇上身系天下万民，绝不可身涉险地。臣已命江南各省紧急调粮赈灾，应无大碍。”朱元璋闻言仍旧沉吟不语。眼见朱元璋还是放心不下，张智继续劝慰：“皇上不必太过忧虑，不过……”他话头一转，趁机谏道：“以臣之见，大水退后，务必抢修黄河堤防，再也不能任黄河肆意泛滥了。”

朱元璋两眼看天，半晌道：“抢修黄河堤防固然是大事，但移民才是当务之急，无民力无法固堤。今年务必再从山西移民二十万到山东、河南等地，抢筑黄、淮大堤，一定要确保几年内不再决堤。”张智一愣，低声道：“皇上深谋远虑，不过……”朱元璋听出他说话不痛快，坐了下来道：“有话直奏不妨。”张智迟疑片刻道：“皇上明察秋毫，臣不敢欺瞒皇上。但臣听说，山西人对移民之事民怨沸腾。”朱元璋脸色立刻冷了下来，森严道：“想移的要移，不想移的也要移。这事由不得他们。”

张智自然知道不能违拗上意，但身为右丞相，有些话又不能不说，想了想还是开口了：“自洪武初年起，朝廷已从山西小规模移民几次，先是把外省人迁出山西，又在府内、丰镇等处办军屯。但这次移民规模浩繁，山西民怨极大，官员、乡绅、百姓的上书如雪片一样。如果今年再移民二十万，臣只怕激起民变……”

朱元璋听到这里，心里甚是不快，打断他道：“你掌管户部，朕问你，全国耕地有多少？”张智答道：“两千万顷。”朱元璋又问：“良田荒芜多少？”张智答道：“五百五十万顷。”“税收多少？支出多少？”“税收一千二百万石。支多收少，年年亏空一百余万石，已累计亏空八百余万石。”朱元璋叹息道：“照此下去，只怕不用敌国攻打，大明将自行灭亡了。”一听到这里，张智心头大震，不由得跪了下来。

“朕并非危言耸听，实在是情势如此。宋元以来，中原几经大战，人口稀少。加之黄河频决，水旱交替，连年饥荒，中原各省多无人之地。济南、洛阳、徐州等几十个府州奏报，近城之地多荒芜。泰安、兖州、曹州、濮阳等州府奏报，合府人口不足一万。去年大水过后，河南、山东几省居然有两万具尸体无人掩埋……所以移民实为当务之急，刻不容缓。”说到后来，朱元璋的语气越发急切起来。

但张智仍迟疑道：“臣也力主移民，惟有移民，才能增加耕地，增加人口和税收。只是……”“只是什么？移民是国之要策，岂能由着百姓。”朱元璋厉声道。张智看看他，壮着胆子道：“中原是要靠移民开垦荒地，增加生产。但目前移民民怨极大，若政策再失当就会失民心，而民心绝不可失，失人心者必失天下。”

一听这话，朱元璋不由得勃然大怒，猛一拍桌案站了起来。张智却镇定地看着他，继续道：“皇上，臣还有话要说。”朱元璋见他如此倔强，反而倒笑了起来：“朕就知道你张智是直性子，说吧。”张智长吸一口气，鼓足勇气道：“移民之事，事关重大。但成国公马荣和移民钦差苏佩文的移民之策，颇不得人心，如此下去，臣只怕……”朱元璋听着便不耐烦起来，打断他道：“此事不必再议，朕意已决。今年内，务必再从山西移民二十万！移民之事绝不可再拖延。你即刻拟旨，命马荣交割，速回平阳办理移民。”张智原本还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12)

洪水暴发，大雨滂沱。洪洞大槐树下，老鹳窝显得十分醒目。临行之际，那些最早别离故土的移民们凝眸高大的古槐树，听闻树杈间老鹳发出的声声哀鸣，不禁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所谓故土难离，他们这批移民基本上都是被军兵强迁的，所有人都被绳捆索绑，一串串连起来，在军兵的鞭子驱赶下，艰难地走着……有的人倒在了地上，同行者想上前搀扶，却被押送的军兵挥鞭乱打，只得放弃，流着泪蹒跚地跟上队伍。他们边走边不时地回头，眼睁睁地看着倒地的人在泥水中挣扎着死去……

夜色深深，齐河县城悦来客店的马棚里，侍读学士林屹的仆人二喜正给马喂草料。

忽听身后有轻微响动，他吓了一跳，急转回身，见草堆里有东西在轻轻晃动，二喜当下操起搅拌草料的木棍往里使劲一捅。猛然间草堆里冒出个人来，二喜吓得举棍便打。那人跪倒在地，连连磕头叫饶命。二喜听声音甚是耳熟，上前抓住一细看，却发现这个蓬头垢面像叫花子一样的人，居然是自己的姐夫富贵。

二喜有点结巴，一急就更严重了，他急忙问道：“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富贵也认出了他，身子一软，急问：“有吃的吗？我快饿死了。”二喜赶紧把他领到客房，给了他几个馒头。富贵立即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好一会儿才停下来，抓住二喜的手失声哭道：“我们平阳遭大难了。皇上下旨移民，大家不愿意，官府就派兵强拉。我们村有人打伤了官差，官府把全村的房子都烧了，还说我家领头暴乱，煽动移民逃跑，全家都是死罪。我是趁看守不注意，割断绳子才逃出来的。”

正说到这，外面吵闹声响成一片，只听有人大喊：“追查逃犯。起来！都快起来！”富贵吓得面色大变，赶紧往床下藏。房门很快被撞开了，军兵一拥而入，灯笼火把照得四处通明。二喜见状，还没开口问他们要干什么，就被为首的军校照脸一巴掌，打得他倒退了好几步。

军兵们四处翻看，不一时，藏在床底下的富贵就被发现了。军兵一见，立刻把他和二喜都绑了起来。二喜还想挣扎，领头的矮个军校拿刀在他眼前一晃，大声叱骂：“死到临头还敢倔强，再乱喊乱叫，爷先割了你的耳朵。”二喜怒道：“凭，凭，凭什么抓，抓我？”另一个高个军校冷笑：“听你满口的山西话，你就该抓。你敢说你不是平阳人？”

“是山西人就该抓吗？”一个清朗有力的声音突然从里屋传出。随着说话声，二喜的主人林屹走了出来。这林屹年纪还不到三十，中等身材，一双点漆般的眸子湛湛有神，让长相颇为俊雅的他平添了一份威仪。面对穷凶极恶的军兵，这林屹淡然笑着反问：“我也是山西平阳人，是不是也该抓？”领头的矮个军校看了看他，感觉不像是一般人，就说：“你不像逃亡的移民。”林屹脸色一冷：“既如此，你闯到我房里干什么？”那矮个军校又对着他打量了一番，看他身着常服，索性蛮横道：“爷是奉命办差，再啰嗦，把你也抓去。”

旁边那高个军校趁机道：“识相的拿出银两来，兴许放你一条生路，不然……”林屹接口反问：“不然怎样？”高个军校恶狠狠吓唬道：“把你也抓去问罪砍头。”林屹听了朗声大笑起来。那两个军校火了，立刻下令绑人。二喜一听急了，挣扎着大喊起来。领头的矮个军校一把抽出刀来：“再敢喊叫，老子先砍了你。”这时闯进里屋搜查的军兵忽然喊了起来：“这包里应该是好东西。”

正说话间，几个军兵拎着一只华贵的包袱面带喜色走了出来。不料矮个军校打开一看，竟是官服和官帽。这些军兵这才知道面前这个年轻人居然是官员，头上不由得渗出了冷汗。矮个军校赶紧叫人给林屹松了绑，自己则跪倒在地，连连求饶。

这林屹的确也是山西人，而且出生于山西平阳的大户，年纪轻轻便科举高中，心高气傲，但仕途并不如意。他生性耿直，初为官时便得罪了当今左丞相胡岩，一直不怎么

得志,到现在才是个侍读学士。右丞相张智一直对他赏识有加,认他做了门生,但也觉得他有时候书生气太重,故时不时给他些外任的机会历练。此次他奉旨微服视察山东,也是张智促成的。

林屹一路上已经见识了军兵的蛮横行径,当下也不想跟他们计较,只是放缓了语气道:“移民虽然是奉皇命,但移民并不是罪犯。他们离乡背井,骨肉分离,千辛万苦,你等怎么还忍心伤害他们呢?”跪着的军校们低声答应着,唯唯诺诺地退走了。

等军兵们走了,林屹开始询问富贵移民的情况。富贵伤心道:“我们移民真是连猪狗都不如。不论年老年幼,全都捆着。军兵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一路上,每天只给四两粮,好些人因饥饿、劳累死在了路上。官府为了赶路,死人都不许埋,就扔在路上……”

“竟有这种事?”林屹听后大惊。富贵抹泪道:“草民不敢欺瞒大人。草民说的都是实情,现在移民就在齐河。”林屹立即站起来:“走,带我去看看。”富贵赶忙跪下道:“草民不敢去,也不能去。”林屹不解:“你怕什么?”富贵哭道:“他们说,移民逃跑,我家是领头人,已经被定成了死罪。草民若被他们逮到,定是一死。”“爷,救救奴才的姐姐和姐夫吧。”二喜也跪下哀求。

林屹执意前往,好一番劝说,富贵才答应下来。二喜提着灯笼在前面引路,三人来到齐河县东街头。只见街两边挤满了移民,蜷缩在墙根,瑟瑟发抖。军兵们手持兵器,时不时地喝骂着。

林屹三人走着,忽听墙根有人低声喊军爷,请军爷替他解一下捆绑的手,他要方便一下。一个军兵不耐烦地骂了一句,要他闭嘴。那人好像是憋不住了,继续哀求。军兵叱道:“忍不住也得忍,我不信活人能让尿憋死。”一听这话,终于有人忍耐不住了,大声道:“你说的是人话吗?”军兵大怒,走过去抡鞭就打,顿时惨叫声响成一片。

林屹看不下去了,正要开口,忽然听到有人喊爹。他过去一看,几个人围着一个老者,正在痛哭。“喊什么?不想活了?”一个军兵一边骂道,一边向这里走来。那几个人立刻向他跪下,说老人饿的不行了,求他给口热汤面。那军兵没好气地讥讽道:“说梦话吧?热汤面老子还想吃呢。都给老子闭嘴,再敢大呼小叫,扒了你们的皮。”

一个年轻男子再也忍不住了,猛地站起来问:“你们还是不是人?”军兵大怒,跑过来照脸就是一掌。年轻人也愤怒了,他大吼一声撞过去,把军兵撞得四脚朝天。军兵一声叫喊,立刻扑过来六七个军兵,伸手就要抓那年轻人。但同一时间,很多移民站了起来,纷纷用身子护住那年轻人。军兵大怒,挥鞭乱打。移民们的身上、脸上,立刻现出道道血痕,但没有人肯躲闪、求饶,双方立时对峙起来。

“狗日的,你们想造反呐?”一个脸上有着一长条刀疤的军校边骂边拔刀。林屹见状,连忙大声喝住。军校横眉立目,问他是什么人。林屹朗声道:“大明侍读学士林屹。”这军校一听,忙收了气焰,躬身施礼。林屹见他如此欺软怕硬,呵斥道:“老丈命在垂危,一碗热汤面就能救命。你等怎么见死不救,反而任意欺凌呢?”刀疤脸军校苦笑

道：“大人容禀，已经断粮三天，就连我们也几天没吃饭了。”林屹听了直摇头，只得叫他派人到客店去取热汤面。

天光渐渐放亮，林屹停住脚细看，只见街两边的移民如囚犯一样，被军兵们用绳子连在一起。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令人惨不忍睹。一个大院里聚着一堆五花大绑的人，牲口棚那边则全是绳子拴着的女人和娃儿。

“爹！”富贵突然大喊，疯了似的奔进大院。被捆着的贾父见了富贵，先是一惊，接着骂道：“不知死活的东西，谁让你回来的，还不快跑。”这时林屹、二喜也跟着进了院子。二喜听见牲口棚那边有人叫他，扭头一看，却是他姐姐庆儿。庆儿脸上又是土，又是泪，身上肮脏不堪。二喜三步并作两步扑过去，抱着姐姐失声大哭了起来。

“这些人犯了何罪？”林屹心情沉重地问那刀疤脸军校。刀疤脸军校低声解释：“他们都是策动暴乱者的亲属。”林屹不悦道：“移民又不是罪犯，即使逃跑，也不能定为死罪，何况是他们的亲属。”刀疤脸军校也无语，半晌才说是奉命行事。林屹追问奉谁的命，刀疤脸军校却欲言又止。林屹道：“我不难为你，我这就去找成国公。你马上给这些人松绑。”刀疤脸军校面露难色，摇头不答。林屹知道跟他说也无用，此事只能去找马荣，于是当下策马直奔河神庙。

此时河神庙内的马荣正烦躁得团团转，半夜紧急赶往夏口催粮的家将马成一进来，就被他急问粮食到了没有。马成摇摇头，马荣大为光火：“夏口离齐河不过四十里，爬也该爬到了。”马成解释道：“桥被大水冲断了，午时才能修好。我怕公爷焦急，所以先赶回来了。”说话间，亲兵端来饭菜请他们用膳。马荣吃不下去，挥手叫他拿走，叹息道：“刚才王普派人来说，移民已饿死一百六十三人了。老子不懂，好端端的移什么民？老子就是山西人，让我残害乡亲，活着让乡亲唾骂，就是死了，也要下地狱。”

马成也叹了口气，半晌问道：“公爷，那些领头逃亡的就不要杀了吧。”不料马荣仍旧决绝道：“杀！”马成心有不忍，当下劝道：“公爷，这些人都是些百姓，而且你刚才也不是说……”马荣打断他，叹了口气，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我也是没办法。皇上命我抢修河堤，现在移民人心不稳，难以节制，必须杀一儆百，使他们不敢妄动。”马成还想说什么，忽然亲兵来报翰林院侍读学士林屹求见。

马荣一时没反应过来，马成提醒他：“公爷忘了？此人中过状元，还是公爷的老乡呢。”马荣“哼”了一声：“我知道了。山西道监察御史林峰是他的兄长，正密查我的罪呢。他弟弟又来齐河做什么？老子最烦这帮文人，不见。”马成忙劝道：“林屹虽然官不大，但是张相爷的得意门生，而且也算皇上的近臣，常在皇上左右，公爷还是留点神。”马荣冷笑道：“他若是奉皇命而来，我想拦也拦不住。否则，哼，让他自个在庙外凉快去吧。”马成自小在马荣身边长大，知道他的性子。当下点点头也不多说什么了。

庙外林屹候了多时，正有些心急，忽听有人喊他，转头一看，是都察院的包知事。林屹忙迎上去，问他来此何事。包知事谨慎地往四周看看，见庙前的几个守卫军兵离他们还很远，就压低声音道：“我也是路过此地。林峰大人已查实，此次移民，移民官和

地方官侵夺民财，贪污巨大，已掌握了一些证据，还有待进一步查证。林大人命我即刻回京面圣，请旨定夺。”

林屹觉得奇怪：“来回往返数千里，为何不拟奏折，向皇上请旨呢？”包知事叹气道：“移民钦差苏佩文是胡丞相的外甥，成国公马荣是皇后亲兄，写奏折到京，定会泄露出去。到时候别说追查，恐怕我和林峰大人的性命都难保。”林屹沉吟片刻，心里已掂量出了此事的分量，正想开口嘱咐几句，忽见二喜飞马急驰赶来报告：“爷，要，要行刑杀，杀人了。”林屹一听，顾不上向包知事再多说什么，打马便走。

齐河县的古戏台被军兵们团团围住，临时充作行刑台。台上已有五六个人被捆绑了起来，身后站着手执大刀的刽子手。戏台下，黑压压的一片，都是被捆住双手的移民，低声哭着。监斩官高声宣报时辰已到。坐在台正中的余扬踌躇了一下，咬咬牙下令点炮。“轰”的一声炮响，移民们都低下头来，不忍看行刑的场面。

正在这危急关头，林屹和二喜总算快马赶到，远远地便大声喊道：“住手！”二喜的姐姐庆儿一眼望见他们，忍不住哭喊起来，其他的犯人家属跟着哭成一片。军兵们挥鞭乱打，也无法控制局面。余扬正烦躁得紧，一拍桌案站起来喝道：“人还没死，哭什么？谁要再哭，拖出去打五十鞭！”林屹下马大踏步来到戏台前质问：“哭也有罪？”

余扬见他穿着四品官服，人虽年轻，却神态威严，心里猜了十之八九，冷笑道：“你就是那个什么侍读学士吧！这里是处决要犯的刑场，你来此何干？”林屹毫不退让，索性大步走到台上：“我想请教，你们在此处决要犯，可有刑部批文、皇上圣旨？”余扬“哼”了一声不屑作答。林屹喝道：“没有圣旨，没有刑部核准批文，你等就是私刑杀人。”

余扬瞪了他一眼，辩解道：“我是奉大将军军令。”林屹一指台下众人：“这些移民都是良善百姓，不是你们手下的军兵，你们有什么权力任意杀戮？”余扬怒道：“大将军奉皇命移民，杀伐决断全由大将军。你也敢妄加干预？”林屹道：“皇上命他移民，并没让他任意杀人。我奉旨视察山东，你们在此私刑杀人，我岂能不管？”

余扬面子上挂不住了，当下冷笑道：“余某追随大将军东讨西伐，身上刀伤、箭伤数十处，以军功才做上这三品将军。你不过念了几天书，就敢在本座面前指东说西！识相的快走，别惹翻了我。我是奉大将军军令，难道怕你不成？！来人呀，点炮行刑！”只听“轰”的又是一声炮响。林屹见形势危急，厉声喝道：“谁敢私自行刑，就是死罪！”

余扬正待发作，却见马荣带着众将领赶到了。马荣打量着拦在行刑台上的林屹，慢慢在椅子上坐下来道：“就是你阻止我行刑？”林屹昂然道：“国公爷不该行刑，也不能行刑！”马荣一听仰面大笑，大声喝令：“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绑了。”几个亲兵一拥而上按住林屹。

被按倒在地上的林屹急道：“国公爷，你是皇亲国戚、朝廷重臣，怎能肆意行刑，草菅人命？”马荣冷笑：“皇上亲自授我生杀予夺大权，别说杀几个草民，杀你又如何？”林屹怒道：“要杀快杀。你要不杀我，我一定弹劾你。”马荣听了颇感意外：“你不怕死？”

林屹咧咧嘴道：“怕。我是人自然怕死。”

“既然怕死，还敢胡言乱语？”

“你杀了我，杀了这些无辜的移民，你的良心能安稳吗？”

一听这话，马荣心中一紧，一时说不出话来。仍旧被亲兵按住的林屹半挣起身子继续喊道：“国公爷，这些移民本都是良善百姓，他们离乡背井，千里迢迢，饱尝艰辛。你身为朝廷大臣，不知体恤，却因小过失就斩首行刑。他们不是囚犯，不是牲畜，是我大明的百姓，是大明的立国之本。孟子说过，民为重，君为轻，失民心者失天下！看看他们，饥寒交迫，任人鞭打，受尽欺凌。国公爷也曾放过牛、种过田，为何身为高官，就忘了当年之苦、百姓之苦？”

听到林屹大道理一个接着一个从嘴里文绉绉地蹦出来，马荣不禁火了：“老子杀人，自有杀人的道理，用不着跟你说。来呀，把这个书呆子与这几个人一并斩首！”“你，你们不能杀林大人。”二喜一边往刑台上扑一边大喊起来。一时台下移民也附和着喊了起来，起先只是一两个人的声音，接着喊声大了起来，此起彼伏。马荣大怒：“你等要反吗？弓箭手！”

正在这节骨眼上，忽然有快马宣圣旨到。马荣在一个僻静处接旨后，神情变得有些异样，他立即把余扬叫了过来：“皇上命我星夜兼程赶回山西。你把这里的移民交割给左参政，日落时必须交割完毕，不得拖延。”余扬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迟疑了一下后问道：“那……林屹和这些待斩的移民如何处置呢？”“都放了，统统都放了！”马荣没好气地把手一挥，打马便走。

13)

回到河神庙的马荣独自饮着闷酒，长吁短叹不止。也赶回河神庙的余扬和马成以为他还在为林屹的事生气，当下皆出言劝慰。不料马荣道：“林屹骂得好，我就佩服有骨气的人。不是他，那些人就错杀了。他们都是些寻常百姓，跟我无冤无仇，我也不想杀他们。”说到这，他又深深叹了口气：“老子窝火就窝在这儿，刚才的那道圣旨是皇上又让我移民二十万，这样一来，山西百姓还不得恨我入骨？”

马成和余扬相视一眼后忍不住同时劝说：“既如此，公爷何不推了这差事？”马荣饮了口酒，摇头道：“说得容易，怎么推？眼下移民是朝廷的头等大事，我若推三阻四，皇上能不震怒？再者，我也不放心把这事交给苏佩文。那狗日的只知道捞钱，全不管百姓死活。反正屎盆子现在已经扣到我头上了，能给百姓做点什么算什么，要骂就由他们骂去吧。”余扬不做声，当下暗自筹谋起来。

当下马荣带着军队日夜兼程，不几日就到了临清郊外。傍晚安顿下来，马荣传令：“三更做饭，五更出发。”马成领命正要离去，余扬却建议道：“公爷不必着急，这些天来公爷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依我看，不如在临清多住几日，休养一下。”马荣白了他一眼：“你这不是让我违旨吗？”余扬连忙摇头解释：“公爷焦虑的是，怎么在年底前移民二十

万,这事不妨修书一封,先让苏佩文去办。”马荣恨声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正是不放心他,才急着赶回去。这次移民,山西民怨沸腾,如果再任他胡来,必会激起民变。”余扬慢条斯理道:“那么,公爷可有移民良策?如果没有,又何必急着回山西呢。”“好小子,好像胸有成竹嘛,有什么巧法子赶快说来听听。”余扬跟随马荣多年,马荣知道他虽然人有点粗鲁,有时还会喝酒误事,却一向颇多鬼点子,便赶紧追问。余扬一边擦拭着军刀一边献计:“移民一事先让苏佩文去办,此风一旦散出去,百姓必定惊慌。公爷回平阳后,就命官府张贴榜文,说‘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天内赶到’。”

“这是什么意思?”马荣一时没听明白。余扬把擦拭好的军刀“哐”地往刀鞘一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纷纷赶往大槐树下集合,到时公爷派兵合围,把这些人抓了移出山西。公爷想想,赶到洪洞大槐树下登记不愿移民的,何止二十万呢。这总比一家家强拉硬拽强吧,而且肯定不会误了皇上的期限。”马成在一旁听得于心不忍,却也忍不住点头。马荣则又是咬牙又是大笑,半晌一拍余扬肩膀道:“好办法,好办法,虽然太损了点。不过事情办成后,我定要奏请皇上重赏你。”

不几日,在山西平阳的移民钦差苏佩文便收到了马荣的来信。这苏佩文年纪不到四十,但因是当朝宰相胡岩的女婿,仕途一路平步青云。他长得相貌堂堂,只是一双眼睛带了点戾气,让他周正的面孔有点走样。

平阳知府曾克刚好在一旁,见苏佩文看信后踌躇不已,便问了起来。这曾克已经年近花甲,是个爱财出了名的干瘦老头。苏佩文不耐烦地回道:“皇上旨意,年内必须再移民二十万。这成国公居然推过来让我先行办理。”“这如何是好啊?”曾克一听便有点着急。苏佩文冷笑:“从山西各府抽调移民,又不只是你平阳府,你慌什么?”曾克面露难色:“皇上哪知道我等的难处啊。”

苏佩文“哼”了一声:“移民是移穷百姓,你有何难?”曾克道:“可平阳士绅也与官府作对,反对移民。”苏佩文徐徐地捋着下巴道:“这是皇命。他们若敢闹,连他们也一块移。”曾克连称使不得:“士绅们已经献了银子……”苏佩文连连冷笑:“拿了点银子,就可以终身不移民了?要想不移也行,再拿银子来。”曾克迟疑道:“听说御史林峰正在密查献银之事,若被他取了证据,不只丢官,怕是性命也难保啊!”苏佩文颇不以为然:“区区御史,不过上几份折子,他的折子能送到皇上手里吗?你不必怕。”曾克提醒说:“大人,林峰之弟林屹是侍读学士,虽然官不大,可他是皇上的近臣,不可不防啊。”这话一说,苏佩文听了倒也有些犯怵,当下若有所思起来。

曾克倒实在不是多虑,因为没过多少天,林屹的奏折就递到了朱元璋的手中。他在奏折中详呈一路所见移民的凄楚遭遇,毫不客气地罗列了经办移民官员的种种贪或暴的行为,更直言移民乃大失民心之举。“狂生妄言!”朱元璋气咻咻地把林屹的奏折狠狠摔到桌上,并对一旁的张智冷言道:“你的好门生……”张智拿过奏折一看,忙替林屹解释:“皇上,林屹也是看到移民的疾苦,一时有感而发。”朱元璋打断他的话:“有苦有难的何止是移民?中原缺丁少口,无人修堤,以致水灾屡犯,灾民失去田园房产,